

辛亥
百年祭

少年中国梦

再读梁启超
徐刚 著

梁启超应聘为
早稻田大学讲
南京、天津、北
11月梁启超与五
北来京，在过一
可道海河到1914年
经口章句。坤雨时
地，君子以厚德
少确主“党整人
地说：“轻象
零之弊。——中
所不戴。——高
不知是往。——
自刻于巨石之上。
华将自保不
能。——清华之
国学导师梁
学堂之总教
江南此四
文中国地
是荷。梁
天利建
世。而
就天
物度
声雷动。

寒雁先还，为我飞来传我意；江梅有约，爱他风雪耐他寒。
芳尊接天涯，几重山几重水；冷叶飘香激，一番雨一番风。

——梁启超集联

作家出版社

少年中国梦

再读梁启超

徐刚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徐刚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63 - 5782 - 1

I. ①少… II. ①徐… III. ①梁启超 (1873 ~ 1929) - 传记 IV. ①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336 号

少年中国梦——再读梁启超

作 者：徐 刚

责任编辑：姜 琳 钱 英

装帧设计：孙 俪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60 × 240

字数：400 千

印张：23.25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782 - 1

定价：3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序者，引言或导读之语。本书所记为一百多年间人与事。其要者：号称“天朝大国”之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亦遂告结束，由是生出民国肇建之始的各种新潮旧流，各路仁人志士，及其合纵连横，聚散纠结，文采风流。其人物也众，其事件也繁，且为世纪之交，新旧杂陈，斑驳陆离可知。笔者以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为传主，记其生平之概要，以他们不同凡响的跌宕起伏，而宕荡，而起伏。窃以为，有此三公则旧朝崩坍、民国初生之风景大备矣！

然民国从何而来？康梁何功之有？袁世凯缘何而出？

每每念及古希腊贺拉斯“时间磨灭了世界的价值”一语，便心有震颤。哲学非我所长，虽不能确切地解释贺拉斯之语，却总会生出感慨：人是健忘者，我等概莫能外。古西哲所言，是否有时光久远之后历史被遗忘的苍白淡薄之意？如是，则时光之矢把往昔推向遥远更遥远，而不古人心将坠入深渊更深渊！不堪设想者为：我们寄居的世界一旦失去历史的缤纷万象，进化更替，生灭故事，其厚重与智慧顿没，其价值几何？因此故，我中华大地上一百年前之苦风凄雨，悲壮惨烈，晚清当国者的愚顽贪婪，不能不记。此一时期的黑暗与屈辱，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有如下概述：当时清王朝“根深蒂固之闭塞风气，非自身力量所能打破，必俟外患频来，痛怨深创，然后天朝之迷惘，始憬然以觉。首以鸦片战争，继之美法联军，与甲午之役，加以台湾等地之丧失，江宁、天津、马关之辱国条约之签订”等等，丧权辱国，罄竹难书。割地一割再割，赔款一赔再赔，列强环伺，乃至登堂入室，瓜分豆剖也。再加之天灾频仍，苛捐杂税，流民哀号，饿殍遍野。是时也，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华大地

上遍布悲愁困苦、焦灼愤怒之干柴，于忧时伤国之心之灼烤下，中国，你在等待什么？“始憬然已觉”者何在？

无论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在任一沉闷幽暗之历史时期，期待也者，憬然而觉者，皆离不开伟人之精神火光。中国的期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近代西方之思想及科学知识，自明代传教士及徐光启等先行者开启蒙之始，又经历清王朝近三百年的堵塞、苟延，其间虽有短暂之洋务运动兴起，而国家积弱，一败再败的结果已如前文略述。不妨说，这一段历史是中华民族史上鲜有的几近亡国之耻辱史。人们渴望变革，希冀着有光于黑暗中烧出一条裂缝来，有能使干柴成为烈焰的精神之火之迸射者，可以寻觅救国图强之路。有清一代，也曾有过“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以及从陈腐守旧中拔起而放眼环球的星火闪烁，若林则徐、魏源、龚定庵等，但随即为暗夜吞没，昏聩依旧，腐败依旧。直至康有为先于是于万木草堂讲学课徒，广布知识，再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拔封建专制赖以维持之千年道统，若春雷之先出，风暴而继作，是有康梁“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文化与精神之火光，谭嗣同被砍头时的血，“去留肝胆两昆仑”。其时，孙中山、黄兴等亦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奔走起事，倡言革命。然后是楚望台下枪声，清廷惶急之下，袁世凯应运而复出矣。

想起了卡莱尔所言：“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会叫喊：‘看这不是木柴燃起的火吗？’”卡莱尔并且告诉我们，所谓伟人就是“离开了他干柴就不会燃起来的火光”，而“一代人最糟糕的征兆莫过于对这一精神之火光的普遍无视。”善哉斯言！倘若没有精神之火光，何以让形同死灰之人心激活跳跃？何以使沉闷死寂之社会稍有活气？又何以显露腐朽败亡之原形？谈何变革！谈何图强！谈何新民！这样的变革大势所趋也，既无可避亦无可免，其性质，如梁启超所言“以复古为其职志，相类欧洲之文艺复兴。”

有论者谓所有的伟人都是孤独的，此其心境也，然其必有言说，必有论著，其文扛鼎，其思浩荡，文起百年之衰，思接千载先贤，云何独孤？伟人之诞生，必经历漫长岁月之磨砺，中西文化之累积，且必具有非凡之天资，蓄之既久，刚柔相摩，火光出矣。干柴既成烈焰，一个或几个伟人的身后必定是一群仁人志士，应先知之声而共鸣之。民国，乱世也且短

暂，然各种人物，各有心性，各具怀抱，各领风骚，其思想之活跃，识见之高远，著述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后世所不及，且皆具共同之愿望：救民于水火，富强我中国，钩沉茫茫史料，笔者似乎得见，伟人既非圣人亦非完人，其先知先觉，能发精神之火光，大异常人；而举凡七情六欲，则无异也。更有可称之伟人的另一面或有可能是罪人，但，因为他们发出的火光，或其开辟之功，我依然拥护卡莱尔所言：“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当历史的某一时期开启，在火光的召唤下集结起民众的大队，伟人的传记便因之而更加丰富，后来人一读再读，撷取其中的若干片断，人物行止，文字语境，可以为镜，可以外视内省，可以悲声落泪，可以会心一笑……如此这般，我们的七尺之躯便承接于历史中了。当今之世也，物质挤压，精神贫乏，科技日新月异发展，文化夜以继日沉沦，有此承接，或可使日渐平庸、行将枯槁，有白话而无文的文化人若我辈，亦或因此得一风生水起，荒草重绿之机。

读者诸君啊，抚今思昔，不过百年，然哪有比忘却我民族曾有之先知与伟人更可叹？更可惜？更可悲者？当你翻开书页，其春秋更替、风雨晨昏中的一枝一叶，倘能使君心摇曳，并与任公共一叹：“史也，史也！”则笔者万幸、书之不尽。

是为序。

徐刚 2011年4月于北京一苇斋

目 录

序：历史是伟人的传记 / 1

- 第一章 凌云塔下/1
- 第二章 万木草堂/12
- 第三章 公车上书/21
- 第四章 础润而雨/43
- 第五章 百日风云/56
- 第六章 亡命生涯/80
- 第七章 红颜知己/101
- 第八章 三十自述/116
- 第九章 大哉文化/123
- 第十章 新民如梦/129
- 第十一章 死战革命党/146
- 第十二章 宪政波澜/157
- 第十三章 归去来兮/173
- 第十四章 身为党魁/193
- 第十五章 再造辉煌/212
- 第十六章 护国之帅/231
- 第十七章 蔡锷之死/245
- 第十八章 沉浮依旧/251

- 第十九章 欧游心影/262
- 第二十章 论战社会主义/282
- 第二十一章 呜呼志摩/293
- 第二十二章 “史也，史也！” /305
- 第二十三章 寒雁先还/334
- 第二十四章 绝笔余响/346
- 跋：我离民国有多远/359

第一章 凌云塔下

珠江三角洲南端，广东新会县城往南约二三十公里，西江入海之处，因为河海冲积相隔而成的七个小岛中央，便是茶坑村——梁启超的桑梓之地。

西江水涨水落，南海涛声依旧。

日落日出，总是江花璀璨，夏秋之际，村前清澈的小河上，会有风帆驶过，把那江花剪成碎片，恍若熔金，对应着天上的或者暮云合璧，或者朝晖万道。

村后有一座小山，长着青松翠竹。山上的凌云塔建于明代。绕塔漫步，珠江三角洲可以尽收眼底，南海潮亦隐约可见。

新会属亚热带气候。

你无法想象，这样的气候下茶坑村的土地所具有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活力：花开四季，严冬无雪，有桑园、柑橘、香蕉，还有行销海内的大葵扇。

这只是一个方面。茶坑村的居民每每被海岛气候中常见的台风侵扰，风声涛声摧枯拉朽，教人骇然。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茶坑人，却已经习以为常了。茶坑村的气候可谓忽晴忽雨忽冷忽暖。《新会县志》云：“一日之间，雨晴寒暑，顷刻则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海，猝起俄顷。”

抗拒灾难，善于应变，身处飓风中心而不惊不慌，便成了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造就的新会茶坑人的性格。又因为世居小岛，为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因此好读书、尚学问、求仕途，向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便也成了茶坑世风。

1873年，茶坑村又添新丁——梁启超诞生于风声雨声涛声中。

“这孩子必有大出息！”人们都这样说。

“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余乡人也——”梁启超自谓。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

父亲梁宝瑛在梁启超两岁时，便常常这样训导梁启超。那时，在母亲膝下，梁启超已开始认字了。

祖父梁维清视乃孙梁启超为天下奇才，四岁的梁启超便在祖父的教导下读《诗经》，到了晚上，祖父给他讲故事，待会儿再背书，困了就与祖父同榻而卧。

梁维清教梁启超写字，所临的字帖全是柳公权的，并对梁启超说：“汝日后书法应如柳公权的刚健婀娜。进士及第，皇上朱批，先见字而后见文，汝当记取。”

梁启超记住了，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且有一笔好字。

六岁之后，梁启超在父亲开办的私塾中读书，念《中国略史》、《五经》等，并开始写诗作八股文。梁启超的天赋，加上祖父、父母的悉心教诲，神童之名一时传遍茶坑及新会县城。梁氏家人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全寄托在了天赋极高的梁启超身上，施以教诲，令其读书，再加上没有贫寒人家的衣食之忧，凡此种种使孩童时的梁启超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八岁时，少年梁启超已能作八股文，下笔便洋洋千言，至于吟诗作对已是寻常事了。

一日，有梁启超父亲的朋友到访。此公亦是教书先生，见启超在侧，冷不防道：“听着，对我一联。”遂脱口而出上联：“东篱客赏陶潜菊。”

梁启超是时八岁，孺子也，竟也兴起道：“听我下联。”脱口而出：“南国人思召伯棠。”

教书先生击掌叫好：“小子可造！”

梁宝瑛却笑眯眯地嗔怪道：“还不谢先生！以后不得无礼。”

每逢这样的场合，梁启超便会恳求父亲：“我可以去玩一会儿吗？”

自然是恩准，因为对联对得好，梁宝瑛觉得好有光彩。

梁启超便去爬山，望着凌云塔，好高的塔，好大的风！

这村后的小山山上的塔，是梁启超的倾心之地。或许那山上的绿色更

能使人有生命蓬勃的感觉吧！或许在一个孩子的眼里，凌云塔的当然是茶坑村的高度吧！

幼小的心灵总是被山野的绿色和凌云塔的高大所吸引，那是充满着童稚与幻想、渴望成长的心灵。

茶坑村还有一座古庙。

正月十五，梁维清必定要带着梁启超到庙里走一走，奉上火烛之余，不厌其烦讲这座庙的来历，以及庙里供奉的二十四忠臣、孝子的画像。元宵之夜，山门洞开，灯火辉煌。是时也，茶坑村百户村民穿梭进出，可谓盛况空前。

梁维清携梁启超的手，于熙熙攘攘之中旁若无人地告诉梁启超：“此乃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乃岳武穆精忠报国誓死北征也……”梁维清如数家珍，并且告诫梁启超道：“人生一世，来去匆匆。奸恶者为后人唾骂，惟忠孝诚爱者不朽于世，汝当记取！”

“记住了。”梁启超认真、严肃地告诉祖父。

家祭之日，梁氏一家都会到梁家祖坟所在地的厓山祭拜。祭拜梁氏祖宗，也祭拜南宋末年的忠臣将士。

厓山古战场，倘若这山上的石头会说话，这石头上的草木能写文章，是一篇何等壮丽的史诗。

南宋末年，赵昺退至厓山，元将张弘范率蒙古铁骑紧追不舍，南宋名将陆秀夫以最后的残兵余勇奋力抗击。大势已去难挽狂澜之既倒，陆秀夫先将自己的爱妻推入海中，然后又背负着南宋皇帝赵昺投海自沉。梁维清每每说及这一往事，总是老泪横流。

从茶坑村去厓山要坐船，接近厓山时有一怪石，高达数丈突兀于大海之中，石上有碑文，上刻：“元张弘范灭宋于此。”

舟行往返，经过这怪石时，梁维清便一脸沉痛，把南宋故事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便抑扬顿挫地吟哦陈独麓的《山木萧萧》：

海水有门分上下，
关山无界限华夷……

听着祖父的慷慨悲歌，梁启超沉思默想着，或许厓山古战场，陈独麓的《山木萧萧》以及梁维清都正在梁启超的心田里，播撒着忧国忧民的种子……

查新会梁氏，曾得家学渊源，后又渐离官场，十世为农。据《梁氏历代世系图谱》所记，广东有梁姓始于宋朝的梁绍。梁绍，字季美，进士出身，为官广东，后居南雄珠玑里。梁绍传三代，梁南溪迁居新会大石桥；再传十二代梁谷隐立户于茶坑村。梁谷隐之十世孙名光悦，字光恒，为梁启超的高祖；光悦之子炳昆为梁启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子维清即为梁启超祖父。

梁维清苦读诗书，曾想通过科举进仕，改变梁氏十世为农、家道中落的现状。梁维清之妻黎氏为其时广东提督黎弟光之女。梁维清却终于苦读不成只中了个秀才，挂名府学生员，做了个不入流的八品官——教谕。无论如何，这在茶坑村也是个人物了，多少也有点儿银子收入，便购置了十几亩好地，过着“半为农者半为儒”的乡绅生活。

待到梁启超出生，孙子天资聪慧且又刻苦好学，使梁维清大为振奋。梁家再起似已指日可待了。

母亲赵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幼读诗书，在梁家的长辈中，也是对梁启超要求最严格的。

1902年，梁启超写《我为童子时》一文中，回忆道：“我为童子时，未有学校也。我初认字，则我母教我……祖父母及我父母皆钟爱我，并且责骂甚少，何论鞭挞。……我家之教，凡有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断不饶恕。”

有一日，六岁的梁启超“不记因何事，忽说谎一句”，晚饭后，被梁母传至房内，“严加盘诘”。小小梁启超惊讶地发现了一个盛怒的母亲，“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而平时，梁启超所熟知的母亲总是含着笑，总是温情脉脉地教儿子认字……母亲的发怒竟是如此之可怕！盛怒时的母亲告诉梁启超：“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这一夜梁启超无法入睡，祖父与父亲再三教诲的“仁义礼智信”，怎么忽然就忘了呢？一句谎话使母亲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梁启超想明白了：以欺人为得计与盗贼何异？为男子汉，无信无誉岂非乞丐？梁启超后来做了个梦，梦里母

亲微笑如常。

三岁定八十，更况六岁乎？

1882年，梁启超刚满九岁。

和别的那些九岁的孩子相比，梁启超已经是饱读诗书的了，而且已经感到了某种重负——部分的原因是他的家庭，从祖父到父母乃至乡亲邻里，对梁启超期望太高、太急。

刚满九岁，祖父便要梁启超到广州去考秀才，父母亲也欣然同意。

梁启超只得从命，心里却有点儿胆怯。

毕竟是九岁的孩子。

祖父给梁启超讲了很多赶考的故事，无非是十载寒窗苦，一朝榜上有名便光宗耀祖等等。

梁启超却按捺不住了，不是说十载寒窗吗？他对祖父说：“我才九岁。”

祖父一笑，笑得自豪：“梁氏后生，岂是他人可比？”

“我怕我考不上。”

“那倒无妨，梅花香自苦寒来，再读再考。”

祖父怕梁启超负担太重，便又讲了苏东坡与两位朋友一起去九江赶考的传说。因突发大水，舟行困难，耽误了时间，考场门卫不让进，苏东坡非进不可，并口出狂言：“尔误我，乃误国。”有主考官听得争吵，出来调解，便以对联试探苏东坡的才学，出上联为：

一叶小舟，载着二三位考生，走了四五六日水路，七颠八倒
进九江，十分来迟。

苏东坡稍加思索，挥笔写成下联：

十年寒窗，读了九八卷诗书，进了七六五个考场，四返三往
到二门，一定要进。

梁启超听罢雀跃：“我们不也坐船去广州？”

祖父点头称是。

“要是晚了，我也跟考官对对子。”

祖父摇手连连：“晚不得！我们早早去。”

九岁孩童，做着秀才的梦，腮边挂着微笑。

岭南十一月，新谷登场，秋风徐来。

一条木船，一叶风帆由新会沿西江而上，赶赴广州。这木船上坐的便是梁启超及新会县的赶考者。谁见了梁启超都惊讶：这孩儿去干吗？梁启超自然也甚觉奇怪，不免胆怯起来，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自己兄长，有的四五十岁，那是长辈了，还考秀才干吗？

殊不知，清朝典例，科举进士的第一步即是秀才，由各府、州、县统考合格者，即取得了生员资格，亦即秀才，然后才有可能进入乡试、会试、殿试。科举之下，读书人六七十岁而未得秀才者，多矣！

不过，西江里清澈的流水，两岸青山倒影，很快便使梁启超觉得心旷神怡，不禁想起了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是梁启超三岁时候已背熟了的，如今置身江中听浪涛拍岸，那感受更非同一般了。苏东坡赶考去的是九江，九江又是什么好去处呢？茶坑村以外的世界真是太大了！

从新会到广州的水路要走三天。一日，舟上午餐，吃的是白米饭、蒸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题吟诗或作对，咸鱼入诗入对，倒是难题，盖咸鱼虽为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却毕竟不登大雅之堂，“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仍然是臭，并且与“人芝兰之室”相对着的。满船学子一时都难倒了。

梁启超环顾舟中左右，见人人面有难色，便引吭而吟：“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风格典雅，诗意浓郁不说，更难得是征典求书不落俗套。有后人论及神童梁启超时戏言道：“广东咸鱼从此始得翻身，入风流儒雅一类了。”

是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

梁启超却毫不气馁，他已经见了世面，在实践中增长了科举考试的知识，他还有时间，他还有太多的时间。

无论是同去赶考的学子，还是考场上来回梭巡的考官，对梁启超无不

投去惊奇又敬佩的目光，使梁启超的自信有增无减。

“广州太大了！”梁启超对祖父说。

“北京还要大得多！”梁维清告诉梁启超。

确实，广州很大，北京更大。19世纪80年代的清朝，已经步入风雨飘摇之年。好比一座大厦，粉刷是年年不断的，却挡不住梁木的锈蚀，蛀虫出入其间，墙体也已经开始剥落，虽然有油漆的光泽遮挡着，实实在在的腐败却正吞噬一切。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由一个女人的铁腕统治着。

这个时候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惨败，禁烟名臣、两广总督林则徐被发配新疆，四十年稍稍有余。

梁启超为赶考秀才而埋头读书写八股文的时候，正是中国开始近代史的岁月。

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是以一场屈辱的战争——鸦片战争、一个屈辱的条约——《南京条约》为发端的。就在这场战争之后的这个条约中，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大英帝国的侵略者以海盗的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并进而倾销可以置一个民族于死地的鸦片。

在广州，梁启超听见了过去才刚刚四十年的风声雨声。这些历史的回声对梁启超来说，将会日甚一日地如雷贯耳，因为这个早熟早慧的茶坑岛民，是肯定不会安于现状的，他将用他的机敏、聪慧迎来并周旋于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中。

斯时，广东真是风云际会之地。或许是为鸦片毒害莫过于此地？或许是虎门炮战牺牲的民魂在南海中推波助澜？或许是随着舶来品输入的西方的思想先已在岭南未雨绸缪？

比梁启超长七岁的孙文，正在美国檀香山架构救国方略，而孙梁者乃小同乡也。比梁启超长十五岁的康有为，正在西樵山苦读、苦思，旋又游历香港，试图以一个文人的笔去改造中国……

这些风雨中跋涉的人物，或早或迟，都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

如今他们都站到了各自的起跑线上。

梁启超准备第二次考秀才，康有为正努力中举，暴风雨之前，仿佛一切都很平静。

1884年深秋，梁启超再赴广州应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一条坎坷不平却又可以跻身达官贵人行列的科举仕途，已经有了开头。

梁启超站在这个开端上，踌躇满志。

主考官、广东省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地面上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阅梁启超的试卷，不禁惊喜有加，特地召见梁启超及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如同聊天，诗词、经学、唐宋八大家等等无话不谈。几人中唯梁启超竟然小小年纪无所不知，应对如流。

叶大焯爱才，何况童子秀才？爱怜之情溢于言表。何等机灵的梁启超乘机谢恩跪倒在地说：“家有大父，今年七十矣，弧矢之期，在仲冬二十一日，窃愿得先生一言为寿，庶可永大父之日月，而慰吾等后辈之孝心。”大父者祖父也，梁启超是在为祖父七十大寿，求叶大焯的贺寿文书。

叶大焯叹其孝心，爱其伶俐，一口答应，当即挥毫写了一篇贺寿之文，谓茶坑风水宝地，人杰地灵，既有寿翁之可比南山，又有后起若新篁初出。尤其对梁启超的才学不凡，感慨不尽，认为可与历史上的吴祐、任延、祖莹之辈媲美，但万不可骄傲，而要“勤夫其末学者”云云。

梁启超一路春风回茶坑村，只觉得舟行太慢。到得村口，家里人等连同老祖父梁维清都已经望眼欲穿了。他们见梁启超喜不自胜的表情，便知道秀才已考中。梁启超回到家中却先不说考场的事，慢悠悠地取出一张上好宣纸，展开，对梁维清说：“祖父请看。”

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广东学政乃朝廷三品人员竟亲笔挥毫为其七十寿辰贺，真是大喜过望。及至梁启超说起叶大焯召见的过程，梁维清已是泪眼盈盈了。

茶坑村就像过节一般。

即便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梁家也从来没有兴旺过，孙子十一岁中秀才，祖父七十岁生日有叶大焯贺寿，梁家要发达了！

祖父的寿宴隆重而又有岭南乡村的特色，一个大堂里桌子挨着桌子，菜有四盆六碗，贺客中除梁氏本家人等外，还有近邻及礼贺的乡亲。梁维清与其说是为自己高寿喜悦，还不如说为孙子梁启超高兴，一脸笑容，红光满面，宛若寿星。

寿宴毕，梁维清叫梁启超到自己的卧室。

梁维清知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后的岁月，总是暮色黄昏了。孙子年少，治学的路还长，秀才可以是开始也可以是结束，他自己就是个老秀才。又想到茶坑之于孙子必不是久留之地，不免心中凄凉，总有些话要对孙子说。

梁维清告诉梁启超：“汝之机敏、聪慧皆过人，余所忧者恰是学政所言，‘勤夫其未学者’。已学者总是太少，未学者总是太多，此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汝记住了吗？”

“记住了。”梁启超又复如往昔，循规蹈矩。

“再者，今非盛世也，风气日下，人心不古。时局变幻一言难尽，余所再忧者汝今后之仕途当非茶坑至广州一路平静，而是西江入南海之波涛汹涌，汝有大成功，亦必有大曲折。”

梁启超只是点头，他觉得祖父仿佛也非同以前的祖父了。无论如何，梁启超能感觉到这一番谆谆教诲的来之不易。

梁维清许是喝了一杯酒的缘故吧，再往下说时，居然语带悲伤：“新会梁氏十载务农，虽说清贫，田园也可养人，耕者自有其乐。然心犹不甘也，到汝一代，振兴家室有望，当可告慰厓山先祖之灵，汝亦万万不能忘记祖上世代累积之德，享之用之，还需积之培之。”

“那么，还做不做官呢？”梁启超问。

“做。否则读书何用呢？”梁维清意犹未尽，“官场可以练历、可以近圣上。”

“因此而得祸的，不也不少吗？”梁启超问。

梁维清沉思一番道：“祸福相依，实不能一意求福或一意避祸。”

梁启超有点儿一头雾水了。

人世间可不是雾水太多？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跨进了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话说这学海堂，为广东最高学府，由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兴设。阮元其人，乾隆进士，曾官至侍郎、巡抚等，但无论做什么官都脱不了读书人的癖好，总是注重开设学堂，教化风气，其本人对经学、史学、天文学均有